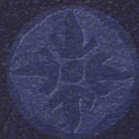


哈佛燕京学社 主编

文明对话是知识界近20年来最关心的课题之一。纵观人类智慧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各个大文明传统无一不是在对活的基础上开始的，文明对话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课题。而近10年来与文明对话有关的另一个现象特别令人瞩目，那就是全球化的出现。人文学者们更关心全球化对人的生活信念等方面的改造。人们正在反思，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将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信息。这部文集对全球化可能引发的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对我们深入认识这一课题颇有指导意义。



全球化 与文明对话

{ 哈 佛 燕 京 学 术 系 列 }

Globalization
and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



江苏教育出版社

哈佛燕京学社 主编

全球化 与文明对话

{ 哈 佛 燕 京 学 术 系 列 }

Globalization
and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文明对话/哈佛燕京学社主编.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8

ISBN 7-5343-5999-6

I. 全... II. 哈... III. 国际化—研究 IV. D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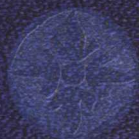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452 号

- 书 名 全球化与文明对话
主 编 哈佛燕京学社
责任编辑 任 晖 浦 渊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高岭村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336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 000 册
书 号 ISBN 7-5343 5999 6/G·5694
定 价 23.80 元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 8008289797
发行热线 010-82089044, 025 83249327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欢迎邮购,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内容提要

文明对话是知识界近20年来最关心的课题之一。纵观人类智慧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各个大文明传统无一不是在对话的基础上开始的，文明对话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课题。而近10年来与文明对话有关的另一个现象特别令人瞩目，那就是全球化的出现。人文学者们更关心全球化对人的生活信念等方面的改造。人们正在反思，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将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信息。这部文集对全球化可能引发的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对我们深入认识这一课题极有指导意义。



哈佛燕京学术系列

《公共理性和现代学术》

《儒家和自由主义》

《理性主义及其限制》

《全球化与文明对话》

《启蒙和启蒙的反思》

策划编辑：席云舒

责任编辑：任晖 浦渊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010-84495201

编者前言

“哈佛燕京学术系列”是由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主编的国际中文学术论文系列。

“哈佛燕京学术系列”的基本精神将体现人文性、学术性、时代性和问题性。它提倡学术研究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学风。

创办“哈佛燕京学术系列”的宗旨是：站在国际人文学和人文思潮发展的最前沿，发表、刊登展现当今世界人文学研究的最新的重要成果，汇集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人类面对的各种重大问题的思考，促进中文世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论辩。

“哈佛燕京学术系列”致力于提升当代人文学的问题性，促进各大文化传统的对话，反思现代性及其核心价值，关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追踪对当今人类主流思潮的批评与回应，推动文化中国的思想精粹与其他文明的健康互动，争取中国学术在国际学界的更大空间和更强的影响力。

“哈佛燕京学术系列”期待专家学者们的关心、批评和指教。

目 录

- 1 “9·11” [美] 诺姆·乔姆斯基 1
- 2 全球化与多样性 [美] 杜维明 75
- 3 论观念国际传播的社会条件 ... [法] 彼埃尔·布尔迪厄 106
- 4 萨缪尔·汉廷顿“9·11”之后谈“文明的冲突”
..... 周 琪 整理 115
- 5 超越全球化与发展:社会世界还是帝国世界?
..... [法] 埃德加·莫寒 126
- 6 哲学中的国际主义? [法] 汤姆·洛克摩尔 140
- 7 当前学术状况的回顾与展望
——许纪霖、黄万盛、杜维明三人谈 ... 曾明珠 整理 154
- 8 反思 20 世纪末的美国哲学 [美] 约瑟夫·马高利斯 195
- 9 文明对话需要精神空间 于 硕 213
- 10 天上飞的与地上爬的:“9·11”事件的文化思考 ... 张小虹 232
- 11 全球化与中国人的主权观和人权观 周 琪 243
- 12 由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引出的思考:
全球化进程中文明对话之可能性 商戈令 265
- 13 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海外华人离散社群:
政治与文化公民权的分合 廖炳惠 279
- 14 在对话中共同成长:后“9·11”世界的苏格拉底视角
..... [美] 斯蒂芬·儒 290
- 15 儒家文化与全球性的对话与和谐 [美] 倪培民 305
- 16 东方合理主义的新理性:对西欧理性全球化的一种替换
..... [韩] 林泰胜 322
- 17 儒学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一种对话 [美] 安乐哲 338

附:通达民主未来的不同道路:杜威实用主义和儒家思想的 对话	373
18 杜威眼中的中国——文明对话的一个个案	刘 昶 391
编者手记	401
出版后记	407

“9 · 11”

[美] 诺姆·乔姆斯基

由衷感谢大卫·彼德森和西弗拉·斯特恩在研究最新传媒资料方面所提供的宝贵支持

英文版编者手记

本书辑录的是诺姆·乔姆斯基在“9·11”事件后的第一个月与不同媒体采访者的对话。这些访谈多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许多外国记者的母语并非英语。尽管有些访谈早在“9·11”发生后第8天就进行了，但直到本书交付印刷的2001年10月15日，我们仍在根据事件的最新进展对其中内容进行编辑、增补和修改。其结果是，一些注明是9月份进行的谈话，或许会涉及到10月份出现的事情。此外，我们还删节了一些重复性的问答内容。但在这同时，一些重复性的事实或观点仍然保留下来，其目的只是为了强调。

正如乔姆斯基在编辑过程中给我的信中所说：“这些事实已经与本来的历史完全相悖。人们不得不通过大声疾呼而让它们得到普遍关注。”

编者：格列格·鲁吉罗
纽约

一、1812 年战争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件

根据 2001 年 9 月 19 日与意大利宣言二台(II Manifesto)的访谈整理成文。

问:柏林墙的倒塌未造成任何生命损失,但它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理面貌。你认为“9·11”袭击是否会带来同样的后果?

乔:柏林墙倒塌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确实改变了世界政治地理的面貌,但我认为,它的方式是出人意料的。这里我暂时不想进入这个话题,容我在其他地方再做解释。

9 月 11 日发生的令人震惊的暴行在世界事务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不是指它的规模和性质,而是指其目标。对美国来说,这是自 1812 年战争以来其本土首次受到攻击,甚至可说是首次受到威胁。许多评论家把它与珍珠港事件相提并论,这实在是误导。1941 年 12 月 7 日受到袭击的是美国在两个殖民地的军事基地,至于美国本土,当时根本没受到任何威胁。美国人总喜欢把夏威夷称为“领土”,但它那时实际上是殖民地。在过去数百年中,美国灭绝了数以百万计的土著人,征服了半个墨西哥(那其实是土著人的领土,但这是另一个问题),武力干涉周边地区,征服了夏威夷和菲律宾(杀害了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更有甚者,它在过去数百年中将武力扩张到世界的多数地区,牺牲者的数字不可胜计。如今,枪口第一次掉转方向。这确实是个戏剧性变化。

欧洲的情况也是如此,而且更富于戏剧性。的确,欧洲曾饱受杀戮蹂躏之苦,但那都源于各种内部战争。在此同时,欧洲列强以极端野蛮的方式征服了大半个世界,而从未蒙受外国受害者的打击。比如,英国没有受过印度的攻击,类似情况也适用于比利时之于刚果,意大利之于埃塞俄比亚,法国之于利比亚(它在法国的心目中也不是一个“殖民地”)。由此便不难理解欧洲何以因“9·11”恐怖罪行而受到那样大的震撼。同样,这种震撼并非因为罪行的

规模。

人们无法猜测这种罪行究竟预示着什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是一个全新的事件。

我的印象是这些打击并不会为我们提供什么新的政治内容,它无非确认了一个在“帝国”内部存在已久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的独裁和强权。你以为如何?

“9·11”的袭击者无疑是罪犯。但无可争辩的是,正是美国及其欧洲前辈的中东政策给该地区人们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愤怒,使这些罪犯的行为获得了支持。这里当然存在着“政治的独裁和强权”问题。事件发生后,《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曾对阿拉伯地区“富有的穆斯林”进行观点调查,这些人包括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银行家、专业人员和商人。他们对美国支持残暴的独裁国家以及通过“扶持那些压迫性政权”而为独立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设置障碍的做法十分无奈和愤慨。不过,他们不满的基本理由有所不同:一些人针对华盛顿对伊拉克的政策,另一些人则针对美国对以色列军事占领的态度。在大量贫穷和饱受痛苦的底层人群中,类似情绪更加强烈。他们不愿看到该地区的财富流到西方或一小撮西方化精英分子手里,更反对那些腐化的、残暴的但却受到西方强权支持的统治者。这里的确存在着独裁和强权的问题。美国在事件之后当即作出的反应显然会强化这些问题。当然,这不是必然的。很多问题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考量结果。

美国在主宰全球化进程方面是否遇到了麻烦——不仅是就国家安全或情报系统而言?

美国没有主宰经济全球化进程,当然,它在这里扮演着一个主要角色。这些全球化方案一直受到广泛的批评。原来,反对之声主要出现在南方国家,但那里的群众抗议通常可以被压制下去或干脆无人理睬。但最近几年,这种抗议也在富国中出现并受到极

大关注。这些国家不无理由地感到它们正在退居守势。显然,那种把特定形态的投资者权利的“全球化”强加于人的做法之所以招致世界范围内的反对,有其深刻的原因,这里我不拟展开讨论。

美国从来没有使用“战争”这个字眼来描述它在伊拉克投掷“智能炸弹”、对科索沃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行为,现在,它却大谈反对无名敌人的战争,为什么?

最初,美国使用的词是“十字军东征”(crusade)。但有人迅即指出,如果它希望在穆斯林世界寻求联盟,这样说就是极其错误的,其理由自不待言。这样,后来的说法修正为“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当初也被称为“战争”,而轰炸塞尔维亚则被称为“人道主义干预”,后者并不是什么新鲜说法。这是欧洲帝国主义在19世纪使用的标准用语。举一些稍近的例子,最近有学者在研究“人道主义干预”的著作中引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三个“人道主义干预”例证:日本对满洲的入侵,墨索里尼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以及希特勒对苏德台地区的占领。该作者当然不认为这个字眼是恰当的,毋宁是表明那些罪恶都戴着一个“人道主义”的面具。

干预科索沃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人道主义干预”的例证,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意识到,急切地宣称某一干预是“人道主义”的,这是不够的,因为任何动用武力的行为都可以通过这些字眼获得合法性。十分奇怪的是,人们对美国宣称的干预科索沃的“人道主义”意图几乎没有进行什么争论。更准确地说,这些争论几乎不存在。而政府给出的正式理由也不尽一致。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已在其他地方进行过讨论。

然而,即使是“人道主义干预”这个借口也无法以正常的方式运用于眼前的个案。因此人们只好使用“战争”这个说法。

其实,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罪行”,即罗伯特·费斯克(Robert Fisk)所强调的“反人类罪”。然而,惩罚犯罪的法律要求人们确认犯罪者,通过司法程序审判他们。这正是中东国家、梵蒂

冈和许多其他国家主张的做法。问题在于,这种司法审判要求坚实的证据,并且,它还会导致人们提出一些十分危险的问题。一个最明显的问题是,人们至今还在问:究竟谁是 15 年前国际法庭所判决的国际恐怖主义罪行的实施者呢?①

出于这个理由,人们只好使用一个模糊字眼,例如“战争”。但称其为“反恐怖战争”总有些言过其实,除非这场“战争”真正是针对恐怖主义的。不过这一点容不得深究,因为西方强权不可能认真地看待他们自己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一旦对照美国法典②或武装部队条例,人们立刻会发现,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它的那些同盟国也是如此。

围绕恐怖主义的字面含义,我或许可以引述一下政治学家斯多尔(Michael Stohl)的解释:“我们必须意识到,根据惯例……必须强调的是,只有根据惯例……一个大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通常被描述为一种遏制外交,而不是一种恐怖主义形式。”它通常会采用“威胁和经常使用暴力的手段,这些手段如果不是为大国所使用的话,就会被描述为服务于恐怖主义的目的”。如果西方知识阶层愿意采用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本来含义(应当承认,这往往是不可想像的),那么反恐怖战争就会采取全然不同的形式,以符合对法典文献的大量细节解释。

我刚刚给出的引文出自阿历克斯·乔治(Alex George)编辑的评论集《西方的国家恐怖主义》(Western State Terrorism)。该书 10 年前出版,但在美国是不便谈论的。斯多尔的观点在该书中

① 指 1986 年国际法庭谴责美国“非法使用武力”。——译者注

② “(一个)恐怖主义行为意味着任何这样一种活动:(A)它涉及一种暴力行为,或者一种危害人类生命、违反美国或任何国家刑法的行为,或者一种在美国或任何国家司法解释的范围内一旦实施就可能构成犯罪的行为;(B)从动机上说,它(1)意图威胁或胁迫一个公民群体;(2)意图凭借威胁或胁迫手段影响某一政府的政策;(3)意图凭借刺杀或绑架手段影响某一政府的行为。”《美国法典》,载《国会与政府新闻》,第 98 次国会,第二次例会,1984 年 10 月 19 日,第二卷;西部出版公司,1984 年版。

有详细的讨论。此外,这里还涉及到大量具有可靠来源的文件,如政府的正式文件。而这些材料在美国都是不便谈论的。当然,在其他英语国家或世界其他地方,这种禁忌相对少些。

北约一开始非常沉默。只是在确定袭击究竟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之后才明确表态。你对此如何解释?

我不认为那是北约犹豫的原因。人们不大怀疑袭击是来自“外部”的。我认为北约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欧洲国家领导已经十分公开地表达了他们的态度。

如同任何对中东地区具有相当了解的人一样,欧洲国家领导意识到,对本·拉登的信徒和同道的唯一回答必将是对某个穆斯林人群的大规模军事打击。这将把美国及其盟国,按照法国外长的说法,引向一个“魔鬼陷阱”。

你能否就美国情报部门(对恐怖活动)的纵容及其作用谈些什么?

我不太清楚你这个问题的意思。毫无疑问,这次打击使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情报部门感到震惊。中央情报局的确具有某种作用,事实上是很主要的作用。但那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它与巴基斯坦以及沙特阿拉伯、英国等情报部门合作,招募、训练和武装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以通过“圣战”来反对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

对这个话题的最佳讨论可以参见约翰·库雷(John Cooley)的著作《非神圣的战争》(Unholy War)。他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驻中东记者和关于该地区问题的作家。我们可以预料,现在一定有人在试图销毁(20 世纪 80 年代的)记录,以使当时的美国看起来像一个无辜的旁观者。令我多少感到惊异的是,甚至一些素负盛名的刊物(更不要说其他出版物了)也在单纯地援引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说法来“证明”这种假象。这种做法严重地违反了最基本的

新闻准则。

那场战争结束后,那些“阿富汗斗士”(其中许多人不是阿富汗人,如拉登)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地区,如车臣和波斯尼亚。他们在那里至少得到了美国以默许方式表达的支持。毫不奇怪,他们得到了当地穆斯林政府的善待。波斯尼亚允许许多伊斯兰志愿者获得公民权,以报答他们在当地军队中服役(Carlotta Gall, 卡洛塔·伽尔:《纽约时报》,2001年10月2日)。

1979年,苏联人在由它扶持的阿富汗政府支持下入侵阿富汗,这情形颇有些类似当初美国先是扶持一个南越政府,然后又通过入侵来“保卫”这个受到攻击的国家。在菲律宾南部、北非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由于同样原因而出现的战斗随处可见。他们同样把矛头转向了他们的主要敌人,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到20世纪90年代,转向了美国(本·拉登认为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存在就是入侵,与苏联入侵阿富汗没什么两样)。

在你看来,“西雅图运动”^①会导致哪些后果?你是否认为它只是一种痛苦的表达,或者它有可能获得一种发展势头?

“西雅图运动”无非呼应了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对经济全球化的抗议浪潮,它同样不是以西雅图为起点的。9月11日的恐怖主义犯罪对于在各方面业已存在的强制性和压迫性力量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它肯定会被用来——事实上已经如此——加快军事化、集权化进程,逆转社会民主化进程,使财富流向更狭小的部门,并瓦解各种形式的民主。然而,它不会遇不到反抗。我认为这种进程,除了其短期效应外,很难获得成功。

(“9·11”事件)会给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后果?尤其是对以-巴

① 指1999年12月世界贸易组织在西雅图举行会议期间出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译者注

冲突？

9月11日的暴行对巴勒斯坦人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他们立刻就意识到了这点。以色列毫不掩饰地为获得这个难得的机会而欢欣鼓舞，它现在开始毫无顾忌地镇压巴勒斯坦人。在“9·11”打击后的最初几天，以色列坦克就开进了巴勒斯坦城市（如杰宁、拉马拉和杰利科，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数以十计的巴勒斯坦人被杀死。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以色列对当地人民施以更强有力的打击。同样，这些恐怖行为也为在世界各地存在的不断升级的暴力怪圈提供了动力，如在北爱尔兰、以-巴和巴尔干，以及其他地区。

你如何判断美国人的反应？他们看起来头脑十分冷静？但正如 S. 萨森(Saskia Sassen)最近在采访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处于战争状态”。

(美国人的)当下反应是震动、惊骇、愤怒、恐惧，还有一种复仇的渴望。但舆论是一种混杂的东西，反主流的思想还没有时间得到展开。不过，我们从目前的主流评论中甚至可以辨别出它们的存在。例如，你可以看看今天的报纸。

在一次接受《墨西哥日报》的采访中，你提到我们正面对一场新型战争。你的确切意思是什么？

在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时，我已经说明这为什么是一场新型战争：今天，枪口转向了不同方向，这在欧洲及由其衍生出来的其他国家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严格说来，阿拉伯人是否必然是原教旨主义的，即西方的新的敌人？

当然不是。首先，任何具有有一点理性的人都不会把阿拉伯人界定为“原教旨主义者”。其次，美国和西方一般来说也并不反对

这样一种宗教原教旨主义。事实上,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文化,我不是指这个国家,而是指它的现行文化。在伊斯兰世界,沙特阿拉伯是除塔利班之外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国家,但它从一开始就受到美国的庇护。而塔利班事实上不过是沙特版伊斯兰的一个旁支而已。

通常被称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很得美国的赏识,因为他们是美国能找到的最棒的杀手。而在那些年中,美国的一个主要敌人是天主教会。在美国看来,它因为在拉丁美洲采取“倾向穷人”的政策而违反了教规,因此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西方在选择敌人时表现出强烈的泛基督教主义倾向,但这种准则最终要服从于和服务于强权而非宗教。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能否赢得反恐怖战争?

根据 2001 年 9 月 20 日哈特福德·库兰特(Hartford Courant)的访谈和 2001 年 9 月 21 日大卫·巴萨米安(David Barsamian)的采访整理而成。

问:国家的所谓反恐怖战争能否赢得胜利?如果答案是可能的,为什么?如果是否定的,布什政府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以防止袭击纽约和华盛顿的事情再度发生?

乔:如果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应意识到,在世界大多数地方,美国被视为首屈一指的恐怖主义国家,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例如,我们应当记得,1986 年,国际法庭谴责美国“非法使用武力”(即国际恐怖主义)。在此之后,美国在安理会上投票否决了一向旨在要求所有国家(显然是针对美国)遵守国际法的决议。这只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

然而落实到目前这个问题,即其他恐怖主义对我们的袭击,我们清楚地知道,怎样才能削弱威胁而不是使它升级。当北爱尔兰